

大易集義

二十

離下
巽上

伊川先生曰家人序卦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夫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內家人所以次明夷也家人者家內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卦外巽內離為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內而出也自內而出由家而一元及於外之象二與五正男女之位於內外為家人之道明於內而巽於外處家之道也夫人有諸身者則能施於家行於家者則能施於國至於天下治治天下之道蓋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於外耳故取自內而出之象為家人之義也文中子書以明內齊外為義古今善之非取象之意也所謂齊乎巽言萬物絮齊於巽方非巽有齊義也如戰乎乾乾非有戰義也易傳

東萊呂氏曰大抵人之困窮當反於內故明夷之後次以家人蓋傷於外者必反於家自昔聖人所以成就如孟子所稱傳說膠鬲之流皆自中來後世人處憂患所以不能成就者只



以其但知憂愁蹙迫而不能反於內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者也伊川云正倫理篤恩義此兩句最當看常人多以倫理爲兩事殊不知父子有親夫婦有別所謂倫也能正其倫則道之表裏已在矣常人多以用私爲恩施公爲義殊不知能息其所息即是義也若正篤二字尤當玩味蓋倫理在彼正之在我恩義在彼篤之在我倫理初未嘗亂人自不正耳恩義本未嘗虧人自不篤耳若看得正篤兩字可與論學矣

家人利女貞

三十八

大易三十七

二

朱熹

伊川先生曰家人之道利在女貞女貞則家道正矣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貞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

易傳

新安朱氏曰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外內各得其正故爲家人利女貞者欲先正乎內也內正則外无不正矣

東萊呂氏曰大抵正於己其正尚未至惟及於人方謂之正故曰利女貞伊川曰正者貞正也女正者家正也正不獨貞而能及人則家道成矣

家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伊川先生曰彖以卦才而言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一處內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內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 家人一託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雖一家之小无尊嚴則孝敬衰无君長則法度廢有嚴君而後家道正家者國之則也 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

也易傳

藍田呂氏曰家人治內之道也風能入火風自火出則火勢熾矣言行之化可以正家化自家出則家道盛矣

龜山楊氏曰家人之義以順為正故利女貞至於婦子嘻嘻則失家節矣

漢上朱氏曰外巽內離離明也易傳曰外巽內明處家之道然卦以長女中女為象者女以男為家家人以女為奧主故曰家人此合兩卦言家人也家人自遯來无妄亦變也在巽變離六二

正離為女女正位乎內也震變互坎六四正坎
為男男正位乎外也共正位乎內然後男正位
乎外女不正而能正其外者无有也天地坎正
位乎北離正位乎南南北定位東西通氣而天
地化生万物故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
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此以六四而下言家人利
女貞也五君之位也乾九五者父也乾為剛嚴
无妄坤居四上配乾五為母以坤變為離歸尊
於父父母之於家人其嚴有君道家人猶臣妾
也子之事父母婦之事舅姑雞鳴而朝非君道
乎易傳曰无尊嚴則孝敬衰无君長則法度廢
故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此以九五而
下言家人正家之道也乾為父坎為子父上子
下父子正也巽為長女離為中女孟上仲下兄
弟正也坎為夫離為婦夫上婦下夫婦正也乾
為天五爻各得其位天下定也故曰父父子子
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
矣此以上九而下推廣正家之道也夫正家之
道始於女正女正而後男正男女正而後父母
嚴父母嚴而後家道正家正而後天下定家者

天下之則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大在家家之本在身故家範如此在卦氣爲五用故太玄準之以居

新安朱氏曰以卦體九五六二釋利女貞之義嚴君亦謂二五天下定弟五父初子五三夫曰二婦五兄三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家人者一家之人利女貞者欲先正乎內也內正則外无不正矣 問家人有嚴君焉程傳云家人之道必有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如此則嚴君作兩字說舊來諸家只作一字說如何先生曰所尊嚴之君長也

東萊呂氏曰彖以卦才言二居內卦之中女之正也九五居外卦之中男之正也然正位二字最當看天下事如器用若去合頓處頓便无一事所以乖爭陵犯緣於不合頓處頓了故男本當在外女本當在內知其在外而位之於內知其在外而位之於外則一家自然无事矣天之所以上地之所以下其義亦不外此也推而言之爲君者止於仁爲臣者止於忠各止其所當止則天下无餘事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

伊川先生曰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內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常也物謂事實常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於外由言行之謹於內也言慎行脩則身正而家治矣

易傳

橫渠先生曰家道之始始諸飲食烹飪故曰風自火出 家人之道在於烹爨一家之政樂不樂平不平皆繫乎此

並易說

上蔡謝氏語錄曾本云問言有物而行有常如

五十四

易傳卷之三十一

六

應

何是有物曰妄則无物是不誠也不誠无物誠者物之終始終始者有常之謂也物則是箇實存誠則有物問敬是存誠之道否曰須是體便見得

廣平游氏曰欲齊其家先脩其身知風之自也易於家人曰風自火出而君子以言有物行有常可不謂所自乎

易說

龜山楊氏曰風自火出由內及外以風天下之象也言忠信則有物行篤恭則有常无稽之言是无物也暴慢邪辟是无常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巽風離火風自火出也說卦巽也
木爲風黃帝書曰東方生風風生木又曰火疾
生風蓋風火同生於木風自火出由內及外家
人之象夫風緣火火緣木未始相離君子躬之
故言有事實行有常度自初至五躰噬嗑頤中
有物言有物也无妄震爲行六四行不失正行
有常也言行有法則家人化之

新安朱氏曰身脩則家治矣 風自火出家人
是火中有風如一堆火在此氣自裏蒸上出是
也 或問風自火出如燈焰上氣出如何荅曰
固是此卦之大象指爐中火曰亦如此火氣上
薰炙也

東萊呂氏曰火熾則風生火既熾則不患風不
猛德既盛則不患家不化故君子觀象治家惟
善於言行而已知風化之行在已不在外故自
反之於身夫身之所出者不過於言行故言有
物而行有常物者有事之謂常人信口而發及
究其實更无一事故君子有事而後有言故曰
有物常人之行行之於始而不能行之於終惟
君子終始如一故有常夫言之无物猶可以欺

外至於在家之人則必究其實故在家之言尤不可以无物行之无常猶可以飾一時至於在家之少則必暴露故在家之行尤不可以无常仲川云一言一動不可易也不可易三字最當看人才懷不可易之心則言自然有物行自然有常凡看易傳須當細看且如看家人傳正家之本在正其身須是體我正身如何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須是體我不可易者如何如巽順於事而由正道常人讀此等處只平讀過若要實看須是深體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伊川先生曰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爲之防閑則不至於悔矣治家者治平衆人也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无是矣故悔亡也九剛明之才能閑其家者也不云无悔者羣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閑之於始家人志意未變動之前也正志未流散變動而閑之則不傷恩不失義處家之善也是以悔亡志變而後

治則所傷多矣乃有悔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男處女下悔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九以剛居始閑有家者也禁之於未然不傷乎息故悔亡

龜山楊氏曰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辯內外男位乎外女位乎內男不入女不出所以閑有家也家人之初閑而有之所以謹始也始之弗閑則終必亂矣

新安朱氏曰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志未變而預防之

東萊呂氏曰司馬溫公家訓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正家須正之於始乃易爲力故王弼言當治之於始也伊川言群居必有悔夫群居相聚則忌克疾害无所不有故於群居之時最見悔處若不常自檢點則乖爭陵犯无所不有須防之於始而後可亡其悔象曰志未變也伊川云於正志未流散之前而閑之正之一字最要着夫人之心本正迨夫流散然後失正於其正未變之前而用之何往而不正哉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伊川先生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
情勝禮以恩奪義唯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
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初三上是也六
二以陰柔之才而居柔不能治於家者也故无攸
遂无所為而可也夫以英雄之才尚有溺情愛而
不能自守者况柔弱之人其能勝妻子之情乎如
二之才若為婦人之道則其正也以柔順處中正
婦人之道也一本也字上有以柔順處中一本无
故在中饋則得其正而吉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

也故云中饋。二以陰柔居中正能順從而卑巽
者也故為婦人之貞吉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柔順中正得女之正也婦人无遂
事從人而已故无非无儀惟酒食是議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主婦之位坤得位上從乾五乾
夫道也地道无成婦人從夫无所遂事者順也
故曰无攸遂坎水离火而應巽木女在中當位
亨飪而主饋事順也故曰在中饋順以巽者婦
人之正也正則吉故曰貞吉六二不動而吉者
以此故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詩曰无非无儀

維酒食是議孟子之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爨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无境外之志

新安朱氏曰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東萊呂氏曰六二女正位乎內者也女之處乎內必有所聽命而不敢專故无得自遂然此一交伊川則以為二以陰柔之才而居陰无所為而可朱子發之說則以為女在內无所遂如大夫无遂事之類若以彖辭看當從朱子發說蓋九五一交在外專說男子則此交專為女子設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伊川先生曰嗃嗃未詳字義然以文義及音意觀之與嗷嗷相類又若急束一作速之意九三在內卦之上主治乎內者也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內過乎剛則傷於嚴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過嚴不能无傷故必悔於嚴厲骨肉恩勝嚴過故悔也雖悔於嚴厲不得寬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祇畏猶為家之吉也若婦子嘻嘻

則終至吝吝矣在卦非有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於放肆寧過於嚴也嘻嘻笑樂無節也自恣無節則終至敗家可羞吝也蓋嚴謹之過雖於人情不能無傷然苟法度立倫理正乃恩義之所存也若嘻嘻無度乃法度之所由廢倫理之所由亂安能保其家乎嘻嘻之甚則致敗家之凶但云吝者可吝之甚則至于凶故未遽言凶也未失也者雖嗃嗃於治家之道未為甚失若婦子嘻嘻是无禮法失家之節家必亂矣並易傳

三十一

大易卷之七

十一

余

嚴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以陽居陽尚剛嚴以治家者也法不閑於始息不得於衆純以嚴治家人所以嗃嗃也嗃嗃者謹言以聚議也治家而不免家人議之悔且厲也彼雖議我我未失道悔厲猶吉也若過於剛嚴責善已甚賊恩之至皆有離心婦子嘻嘻失治家之節終吝道也嘻嘻嗟怨之聲也

龜山楊氏曰家人有嚴君焉而九三所以限制內外未失也婦子以順說為事而至於嘻嘻則

失節矣蓋剛過非婦子之道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內之主也嗚嗚陸法言曰嚴厲
貌易傳曰有急速之意陽居三剛正過中巽為
風為號離火炎上聲大且急嚴厲之象骨肉之
情望我以息而治家太嚴傷息矣能无悔乎拂
其情矣能无厲乎然法度立倫理正小大祇畏
以正得吉未為大失也故辭曰家人嗚嗚悔厲
吉象曰未失也坎子離婦三動不正與二相易
離成震兌離目也震動也兌說也坎兌為節坎
動兌見失節也目動声出而說嘻嘻也喜樂无
節其終必至於亂倫瀆理蕩而不反雖欲節之
有不得而節者吝也故辭曰婦子嘻嘻終吝象
曰失家節也二者治亂之別京房曰治家之道
於此分矣

新安朱氏曰以剛居剛而不中過乎剛者也故
有嗚嗚嚴厲之象如是則雖有悔厲而吉也嘻
嘻者嗚嗚之反吝之道也占者各以其德為應
故兩言之又語錄先生因喫茶罷曰物之甘者
喫過必酸苦者喫過却甘茶本苦物喫過却甘
問此理如何曰也是一箇道理如始於憂勤終

於逸樂理而後和蓋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又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都是此理

東萊呂氏曰九三以陽處陽是以嚴治家者也治家之道與其失於寬寧失於嚴嚴則死寬裕雍和之道而有悔厲然未至於有失故終則吉寬則失治家之節大節既失縱溢放肆何所不至故雖見其寬裕終必吝矣大抵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治家之道主乎嚴故與其嘻嘻寧若嗃嗃此文如對兩家而言且如入一家見其父子夫婦濟濟有禮則可以知其必興見其嘻嘻然以歌舞為樂則可以知其必敗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三四二

易又廿七

十三

子文

伊川先生曰六以巽順之躋而居四得其正位居得其正為安處之義巽順於事而由正道能保有

一无有字

其富者也居家之道能保有

一无有字

其富則為

大吉也四高位而獨云富者於家而言高位家之尊也能有其富是能保其家也吉孰大焉○以巽順而居正位正而巽順能保有

一无有字

其富者也富

家之大吉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順在位故能長保其富

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四以陰居下承乎九五以順為正无非无儀者也家人之順皆若是則家道富盛无所不足故大吉

龜山楊氏曰柔而巽婦順備也故內和理而家可長久矣故富家大吉猶詩所謂宜其家人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四本无妾之三進而位巽躰而順三陽為實積其土富家也上有承下有應巽以事上則親順以接下則從夫奢則不遜而

三十一

易說

十一

巽

富者怨之府六四如此故能安處其位有家之實陽為大正則吉富家大吉也治家之道以剛正威嚴為善戒在於柔順故家人初三五皆吉上九威如終吉二與四柔也於治家无取故二以柔順卑巽者婦人之正也非男子所宜也四巽體而順在位者滿而不盈保其家者也非治家也

新安朱氏曰陽主義陰主利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

東萊呂氏曰六四以六居四是以陰居陰順也

又是巽體亦順也富者人之所忌當家道富盛之時最是難處既為富家又迫近九五剛暴之君正在多難之地惟六四則可免蓋无好勝之心而以和易處富自然得吉何者人道惡盈而好謙六四乃處富之道以其巽順而已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而告之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其罪及于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鮪曰然子且可以免富而能且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此六四之謂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男而在外剛而處陽居尊而中正又其應順正於內治家之至正至善者也王假有家五君位故以王言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夫王者之道猶身以齊家家正則天下治矣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恭己正家為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矣勿恤而吉也五恭己於外二正家於內內外同德可謂至矣。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從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能如是者文王

下治何所憂哉故陳曰勿恤吉象曰交相愛也
新安朱氏曰假至也如假于太廟之假有家猶
言有國也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
正王者以是至于其家則勿用憂恤而吉可必
矣蓋聘納后妃之吉而九有是德者遇之皆
吉也問家人卦王假有家先生曰有家之有只
是如夙夜浚明有家亮采有邦之有謂有三德
者則夙夜浚明於其家有六德者則亮采於其
邦有是虛字非如奄有四方之有也

袁萊呂氏曰九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男正位乎

外者也夫男正者必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
正位治家之道无一不至然後爲至如堯舜文
王是也故曰王假有家夫王者之治天下必先
正其家故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
先齊其家文王刑于寡妻其於治家之道无纖
毫不至家道既至則天下不勞而自治矣故曰
勿恤吉若家道未至則安得而不憂乎伊川云
有家之道既至則勿恤而吉既之一字寓意深
矣象曰交相愛也言有家之道至則内外相愛
而无一毫之不善矣夫所謂勿恤吉者非謂懈

怠而不理也蓋家道未成則朝夕之間敬言恐畏
懼未嘗少寧家道既成則勿恤可知矣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伊川先生曰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
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
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爲善不由至誠己且不能常
守也况欲使一作使衆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爲本治家
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
家之惠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
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

三
四七

易
卷之三十七

四
十

七

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於卦終
言之○治家之道以正身爲本故云反身之謂交
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
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
而吉者能自反於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
於妻子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尊故威如身修而家齊故終
吉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以剛居終有始有卒道可繼
人乎聖人以治家之道莫尚於威嚴慮後世不

知所謂威嚴者正其身也或不正而尚威怒則
父子相戾愈不服矣安得吉故於上九發之孟
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石慶家人有過輒
不食家人謝過而後復是亦反身也易傳曰慈
也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反身不嚴人將安信
故有孚威如終乃吉也

龜山楊氏曰家之本在身故威如之吉反身之
謂也上九家道之成也巽而以順終反身而誠
者也故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所謂有
孚威如終吉也 易說

三十一

易三十七

漢上朱氏曰上三有孚之道以下未孚也故威
如威如者九在上剛嚴之象上九動而正家人
見信九三孚也始也威如終則正而見信威如
終吉也上九卦之終坤為身九動反正反身之
謂也威非外求反求諸身而已反身則正正則
誠誠則不怒而威夫誠所以動天地者也况威
過則失嚴恩勝則掩義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
家不亂者未之有也

新安朱氏曰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言正
家久遠之道占者必有誠信嚴威則終吉也反

身之謂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
東萊呂氏曰上九專於恩則失之偏故濟之以
威則得其中然吾之威嚴不出於孚誠則亦剛
暴之威而已故必出於至誠則其威乃威也故
得其家道之終吉治家而无威嚴則不能常久
威嚴而不孚信則人不服故有孚威如則吉也
在我者不先有孚信而以威嚴率人則人將曰
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何以致家之
齊乎象曰反身之謂天下之事无過反身必曰
反身者謂孚自我出不當任威當反觀吾之誠
否可也因是而推之則凡蒞政治民千條萬緒
无過自反而已



大易集義下經卷第三十八

三兌下
三離上

伊川先生曰睽序卦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為卦上離下兌離火炎上兌澤潤下二卦相違睽之義也又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異是其志不同行也亦為睽義易傳

睽小事吉

伊川先生曰睽者睽乖離散之時非吉道也以卦才之善雖處睽時而小事吉也易傳 睽卦不見

一在善不容著四德

是方睽之

時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方身而已須有濟睽

之道周行已錄

新安朱氏曰睽乖異也為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女志不同歸故為睽然以卦德言之內說而外明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以卦躰言之則六五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是以其占不可大事而小事尚有吉之道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濂溪先生曰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

伊川先生曰彖先釋睽睽字義意一作次言卦才終言睽睽之道而贊其時用之大火之性動而上澤之性動而下二物之性違異故為睽義中少二女

二下九五

易又卅八

一

外一

雖同居其志不同行亦為睽義女之少也同處長則各適其歸其志異也言睽者本同也本不同則非睽也○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者卦才如此所以小事吉也兌說也離麗也又為明故為說順而附麗於明凡離在上而彖欲見柔居尊者則曰柔進而上行晉鼎是也方睽乖之時六五以柔居尊位有說順麗明之善又得中道而應剛雖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亦可以小濟是於小事吉也五以明而應剛不能致大吉何也曰五陰柔雖應二而睽之時相與之道未

能深固故二必遇主于巷五噬膚則无咎也天下
睽散之時必君臣剛陽中正至誠協力而後能合
也。天地睽而其事同推物理之同以明睽之時
用乃聖人合睽之道也見同之爲同者世俗之知
也聖人則明物理之本同所以能同天下而和合
萬類也以天地男女萬物明之天高地下其體睽
也然陽降陰升相合而成化育之事則同也男女
異質睽也而相求之志則通也生物萬殊睽也然
而得天地之和稟陰陽之氣則相類也物雖異而
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羣生之衆睽散萬殊而聖人

三、六六

易又三八

三

唐

爲能同之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其事至大故云大

矣哉

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睽趨異而不相合也物有異而同
者天地男女是也有同而異者二女同居其志
不同行是也異而同者迹異而心同孟子曰或
遠或近或去或不去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又曰禹稷顏回同道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是
也同而異者迹同而心異孟子曰有伊尹之志
則可苟无伊尹之志則不可也類故曰柳下惠固可
吾固不可是也

龜山楊氏曰天運乎上地止乎下天地固睽矣然一動一靜而變化成焉其事則同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固睽矣然夫夫婦婦而家道成焉其志則通也飛潛動植之異宜剛柔遲速之異齊萬物固睽矣然方以其類聚物以其羣分不相悖焉其事則類也聖人深足以通天
下之志幾足以成天下之務則可以合天下之睽而用之矣睽之時用豈不大矣哉易說睽和也又言天地睽而萬物通男女睽而其志同則乖為善蓋一字兩用語錄

漢上朱氏曰離火動而上兌澤動而下火澤之睽也中少二女同居於家而所歸之志各異二女之睽也故曰睽此以兩體言睽也睽本同也離兌同為女而至於睽者時也故睽自家人反明本同也本不同則无睽惟本同故有合睽之道自離兌言之說而麗乎明自家人六二之五言之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明說則順民麗乎明則擇善柔得中則柔而不過應乎剛則取剛以濟柔是以小事吉夫說而麗明柔得中而應剛不可以作大事何也以柔進上行而得尊

位也睽之時人情乖隔相與者未固非剛健中正不能合天下之睽如睽之柔其才纔足以小事吉也故曰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此合兩卦卦變而言也睽之道也天地男女万物一睽也得其所同則睽者合矣剛上柔下天地睽也天降地升生育万物其事同也坎外離內男女睽也男上女下乃有室家其志同也坎見震毀万物睽也陽生陰成物无二理其事類也非本同也其能合乎大人以是能用天地能用男女能用万物垂者復合混而爲一以至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事類也万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此准原一卦以論合睽之道也在卦氣爲十一月故大立準之以戾

新安朱氏曰兌少女離中女以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又本義曰睽火動而上至其志不同行以卦象釋卦名義說而麗乎明至小事吉以卦德卦變卦躰釋卦辭天地睽而其事同至大矣哉極言其理而贊之睽皆言

始異而終同之理

東萊呂氏曰易之序最當看家道一失節不正
必至於睽乖故家人之後次睽爲卦離上兌下
火之性炎上則愈動而愈上也澤之性潤下則
愈動而愈下也一上一下初不相親所以爲睽
睽既孤離猶有喜者有二五也夫當睽之時本
不能吉惟其卦才有吉之道雖不能大有所爲
亦可弥縫而致小吉也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譬
如君子与小人同室而处本未嘗睽而其志已相
去不啻千里之遠此居雖同而志則不同也所以
爲睽之義。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
應乎剛僅能小事吉也睽者其可易邪九二居下
躰之中是說而麗乎明也六五居上躰之中下
應於二是柔進而上行又得中而應乎剛君隆
志以應乎剛明之臣臣尽道以輔乎柔順之君
君臣之間盡道相与於睽乖之時雖不能大有
所爲亦可以小吉大抵天下之治患君臣之不
相与也君臣上下相与如此乃止於小吉何
哉盖天下之治主乎君睽之時六五爲君質本
弱雖欲強之一歸於治有所不能亦如伊尹一人

正在成湯時則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格于上帝蓋太甲資質本弱不及於湯故也天下事有方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子須當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嘗異睽之時用大矣哉時用二字最當看伊川云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合之一字尤當看夫万物之異如此而欲合之將如之何曰予一以貫之正合睽之道也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伊川先生曰灶下澤二物之性違異所以為睽離之象君子觀睽異之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

三三七
大易三十八
七
文獻

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於秉彝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一於異則乖而不合故和而不同易說

龜山楊氏曰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故君子以同而異易說

漢上朱氏曰離兌同為陰卦而未始不異君子之所同者人之大倫也然各盡其道亦不苟同

以徇衆人見其爲異矣不知何所以爲同中庸
曰和而不流晏平仲曰同之不可也如是彖言
異而同大彖言同而異

新安朱氏曰二卦皆陰而性不同或問睽卦大
象君子以同而異先生曰此是取兩象合體爲
同而其性各異在人則是和而不同之意蓋其
趨則同而所以爲同則異如伯夷柳下惠伊尹
三子所趨不同而其歸則一彖辭言睽而同大
象言同而異在人則出處語默雖不同而歸於
理講論文字爲說不同而同於求合義理立朝

論事所見不同而同於忠君本義所謂二卦合
體者言同也而性不同者言異也以同而異語
意與用晦而明相似大凡讀易到精熟後顛倒
說來皆合不然則是死說耳又問睽卦无正應
而德相應者何先生曰无正應所以爲睽當睽之
時當合者離旣離者却合也○問睽象君子以
同而異作理一分殊看如何先生曰理一分殊
是理之自然如此這處又就人事之異上說蓋
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所謂周而不比群而不
黨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象下句皆是就人事

之近處說不必深去求他此處伊川說得其好
東萊呂氏曰世之所謂相反者无如水火而其
理初未嘗有異故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一陰一
陽互為其用君子湏是得同而異之理方可以
盡睽之義然彖言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
其志通万物睽而其事類三句則自異而同此
則言同而異蓋聖人使人於同之中觀其異異
之中觀其同非知道者不足識此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
以避咎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乖之時以
剛動於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
剛陽睽离无與自然同類相合同是陽爻同居下
又當相應之位二陽本非相應者以在睽故合也
上下相與故能亡其悔也在睽諸爻皆有應夫合
則有睽本異則何睽唯初與四雖非應而同德相
與故相遇馬者所以行也陽上行者也睽獨无與
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是
勿逐而馬復得也惡人與已乖異者也見者與相
通也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

衆若棄絕之不幾及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
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
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
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絕也。睽窮
之時人情乖違求和合之且病其不一作能得也
若以惡人而拒絕之則將衆仇於君子而禍咎至
矣故必見之所以免辟然咎也无然咎則有可合
之道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履睽之始悔也能以貴下賤故悔亡
馬復屈下惡人能免於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睽之初不可以有行也故喪馬天
地萬物皆睽而復同則睽極必反天下之常理
也故勿逐自復夫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喪而逐
之其失愈遠然天下方睽以剛在下而无可行
之資直道而往則害者至故見惡人无咎子見
南子是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睽之始剛而无應動則不正故有悔
四坎馬也四不與初以剛自守喪馬不逐也睽諸
爻皆有應四獨无與安得不動而求初乎四動
之初初往復成坎馬勿逐自復也故悔亡四不

正而險惡人也離目為見初往之四有離見惡人也之四雖不正以辟咎故无咎天下惡人衆多疾之已甚人人與君子為敵是睽者既合而復睽斯亦君子之咎也然初守正四動而後初見之夫子見陽貨陽貨先也故不得不見若屈已而先見之睽亦不合矣見之可也從之不可也易傳曰古之聖人所以能化姦凶為善良緩仇敵為臣民由弗絕也

新安朱氏曰上无正應有悔也而居睽之時同德相應其悔亡矣故有羸馬勿逐而自復之象然亦必見惡人然後可以辟咎如孔子之於陽貨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伊川先生曰二與五正應為相與者也然在睽乖之時陰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學易者識此則知變通矣故二五雖正應當委曲以相求也二以剛中之德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功矣而居睽離之時其交非固二當委曲求於相遇覲其得合也故曰遇主于巷必能合而後无咎君臣睽離其咎大矣巷者委曲之

塗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枉已屈道也○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迎逢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夫子特云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未非必也非必謂失道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守正居中故能求主於乖喪之際不失其道乖睽主有不可顯遇之時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二剛中而應而當天下方睽之時非期於有應也故有遇主之辭焉然遇之外嘗道也故于巷若子房引四皓輔太子之類是已雖然遇主于巷惟睽之時可也易說○智仁勇天下之達德也智知之仁守之勇行之三者闕一焉非達德也則人君固不可无勇矣而齊王以是為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天下无足為者矣若夫好貨好色則生於人君之邪心不可為也然而孟子不以為不可者蓋譬之水逆行中流而漫之其患必至

於決溢因其勢而利道之則庶乎其通諸海也
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陳古之善而閉其邪
心引之當道也其自謂齊人莫如我敬王者以
此易之睽曰遇主于巷亦斯之謂也 孟解

漢上朱氏曰九二以剛中之德遇六五濟睽之主
人情睽離之時二五皆非正應五來求二兌變震
艮睽者家人之反艮爲門爲徑家門之有徑者巷
也二往應之離變巽巽東南主人位也五來求
二二適往應是以相遇故曰遇主于巷遇者不
期而會巷委蛇曲折而後達睽而欲合故如是

之難然二五得中震爲大途合睽者如是乃爲
得中未失道也易傳曰巷者委曲之塗也非邪
僻由徑也遇者逢會之謂非枉道詭遇也至誠
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
蔽惑以誠其意如是而已故六未失道也
新安朱氏曰二五陰陽正應居睽之時乖戾
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乃爲无咎故其
象占如此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
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伊川先生曰陰柔於平時且不足以自立况當睽
離之際乎三居二剛之間處不得其所安其見侵
陵可知矣三以正應在上欲進與上合志而四阻
於前二牽於後車牛所以行之具也輿曳牽於後
也牛掣阻於前也在後者牽曳之而已當前者進
者之所力犯也故重傷於上為四所傷也其人天
且劓天髡首也劓截鼻也三從正應而四隔止之
三雖陰柔處剛而志行故力進以犯之是以傷也
天而又劓言重傷也三不合於二與四睽之時自
无合義適合居剛守正之道也其於正應則睽極

有終合之理始為二陽所厄是无初也後必得合
是有終也掣從制從手執正之義也○以六居三
非正也非正則不安又在一陽之間所以有如是
艱危由位不當也无初而一字有終者終必與上九
相遇而合乃遇剛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
也合以正道自无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
智者知幾而固守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乘剛敵輿衛皆困

易說

龜山楊氏曰澤動而下故輿曳火動而上故其
牛掣輿曳而掣則其事睽而不同矣尚能有行

乎其人天且劓劓者絕其通絕其通則其睽極矣睽極而反故无初有終蓋天地萬物則睽而後其事同男女則睽而後其志通睽而至於其極者皆天也豈人為哉故曰天且劓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於睽時處不當位介於二剛之間其柔不能自進上九之剛雖非正應欲往而遇焉二剛侵凌莫之與也三坤為輿為牛離目為見四前剛為角離火故上坎水故下見輿曳也離上角仰也坎下角俯也一仰一俯牛頓掣也鄭康成作習習牛角踴也踴起而復下亦頓掣

余文

也見輿曳而不行其牛俯仰而頓掣言四扼於前者如此也二乾為天三坎之柔為髮而兌毀之貌其首也馬融曰刻鑿其額曰天易傳曰斃其首為天以象考之易傳為是伏艮為鼻兌金制之刑其鼻也其人天且劓者言其人既為四扼於前猶力進而犯之又為二制於後由處不當位故人情上下惡之然動得其正睽極則通初雖難厄終必遇之三遇上剛二四象毀坤輿進而上行矣故曰无初有終遇剛也曰遇者不期而會謂其非正應也君子於此不尤乎見

惡者反身以正而已正則應應則惡我者說
睽我者合易傳曰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
合以正道則无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
者知幾而固守

新安朱氏曰六三上九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後
為二所曳前為四所掣而當睽之睽時上九積
狠方深故又有髡劓之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
合故其象占如此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
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當睽時居非所安无應而在二
陰之間是睽離孤處者也以剛陽之德當睽離之
時孤立无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
夫陽稱元善也初九當睽之初遂能與同德而亡
睽之悔處睽之至善者也故目之為元夫猶云善
士也四則過中為睽已甚不若初之善也四與初
皆以陽處一卦之下居相應之位當睽乖之時各
无應援自然同德相親故會遇也同德相遇必須
至誠相與交孚各有孚誠也上下二陽以至誠相
合則何時之不能行何危之不能濟故雖處

一无
處字

危厲而无咎也當睽離之時孤居于二陰之間處不當位危且有咎也以遇元夫而交孚故得无咎也。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上下以至誠相交協志同力則其志可以行不止无咎而已卦辭但言无咎夫子又從而明之云可以行其志救時之睽也蓋以君子陽剛之才而至誠相輔何所不能濟也唯有君則能行其志矣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承乘皆陰而无與睽孤也六五柔得尊位而在上元夫也當上下睽離之時而已獨遇之故交孚厲无咎蓋同舟而濟雖胡越无

異心天下方睽則遇而交孚其宜矣然孤而无與故厲交孚也故雖厲无咎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四睽時處不當位介二陰之間五應二三應上四獨无應在睽而又孤故曰睽孤孤則危厲有乖離之咎初守正不援乎上處睽之善者也四变交初充变坎四離為婦初坎為夫元始也善之長也故曰遇元夫四動正正則誠矣彼我皆誠有未約而自信者故曰交孚交孚則雖厲而无咎交則初四未正曰无咎者初志上行睽者通也易傳曰卦辭言无咎夫子又從而明之云志

行也蓋君子以剛陽之才至誠相輔何所不濟也唯有君則能行其志尔

新安朱氏曰睽孤謂无應遇元夫謂得初九交乎謂同德相信然當睽時故必危厲乃得无咎占者亦如是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當睽離之時而居尊位有悔可知然而下有九二剛陽之賢與之為應以輔翼之故得悔亡厥宗其黨也謂九二正應也噬膚噬嚙其肌膚而深入之也當睽之時非入之者深豈

三

五

十

八

能合也五雖陰柔之才二輔以陽剛之道而深入之則可往而有慶也一有也字復何過咎之有以周成之幼稚而與盛王之治以劉禪之昏弱而有中興之勢蓋由任聖賢之輔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也○爻辭但言厥宗噬膚則可以往而无咎象復推明其義言人君雖已才不足若能信任賢輔使以其道深入於已則可以有為是往而有福慶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二能勝三如噬膚耳何間已往易說龜山湯氏曰火動而上而以柔乘剛故厥宗噬

膚九四同躰之象也蓋睽離之極雖宗噬膚矣
詩曰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此之謂也據而親之
能无咎乎故往何咎夫睽終必同天地之道也
故孔子曰往有慶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五柔得尊位且有悔也能致九
二在下之賢以剛輔柔故悔亡五離也二允有離
躰同宗而爲六五所宗噬膚者噬柔也五來下
二允變成艮艮爲膚允口嚙柔噬膚也自二至
上躰噬嗑故曰厥宗噬膚二噬五柔而深之剛柔
相入之意睽離之時非五下二二不可往非深入之

睽

易說

九

游

則其久必離九二剛中不苟往者也五既下之往
亦何咎往則有濟睽之功成邦家之慶陽爲慶
謂五柔成剛也易傳曰爻辭但言厥宗噬膚則
可往而无咎象推明其義言人君雖己才不
足若能任賢輔使以其道深入於己則可以有
爲往而有福慶也

新之朱氏曰以陰居陽悔也居中得應故能
十之六六指九二噬膚言易合六五有柔中
之德故其象占如是

上无睽孤見其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匪寇婚媾往遇兩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伊川先生曰上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居上剛
之極也在離之上用明之極也睽極則睇矣而難
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
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
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
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上之與三雖為正應然居
睽極无所不疑其見三如豕之污穢而又背負泥
塗見其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則猜成其罪惡如
見載鬼滿一車也鬼本元形而見載之一車言其

以无為有妄之極也物理極而必反以近明之如
人適東東極矣動則西也如升高高極矣動則下
也既極則動而必反也上之睽乖既極三之所處
者正理大危失道既極則必反正理故上於三始
疑而終必合也先張之孤始疑惡而欲射之也疑
之者妄也妄安能常故終必復於正三實无惡故
後說孤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寇讎乃
婚媾也此匪寇婚媾之語與屯卦同而義則殊也
陰陽交而和暢則為兩上於三始疑而睽睽極則
不疑而合陰陽合而益和則為兩故云往遇兩則

言往者自此以往也謂既合而益和則吉也○兩
者陰陽和也始也睽而能終和故吉也所以能和
者以羣疑盡亡也其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羣疑
睽極而合則皆亡也一作則疑皆亡矣並易傳○睽之上九離
也離之為德在諸卦莫不以為明獨於睽便變為
惡以陽在上則為亢以剛在上則為很以明在上
變而為察以很以察所以為睽之極也故曰見豕
負塗載鬼一車皆自任已察之所致然往而遇兩
則吉遇兩者睽解也睽解有二義一是物極則必
反故睽極則必通若睽極不通却終於睽而已二

三十七五 易火土六 世 吳

是所以能解睽者却是用明之功也周行已錄

漢上朱氏曰上與三應亦曰睽孤者睽離之
時三未從上有四間焉而上疑之則人情不合
而孤獨之人也疇類異處適有人參處乎兩
者之間則疑矣上九處極睽難合之地過剛而
暴極明而察故疑於四者无所不至離目為
見坎為豕兌為澤坤上坎水陷于兌澤豕在
澤中汨之以泥塗見豕負塗也言惡其穢
之甚也坤為鬼坎為輪坤在坎中載鬼一車
也言以无為有有主之極也離火坎為先張之

孤疑四為寇而見攻也三所以未應豈四之罪哉
人情有未通爾睽極則通異極則同陰陽剛柔
无獨之理六陰柔也九陽極剛也剛來柔往則
疑情渙然釋矣故後說之孤知四匪寇也九剛
六柔自婚媾也故曰匪寇婚媾此匪寇婚媾
與他卦言同而象異坎在下為雨上來之三三
往遇之上三三正則吉吉則向來羣疑亡本无
是也故曰遇雨則吉群疑亡也辭枝如此者疑
辭也

新安朱氏曰睽孤謂六三為二陽所制而已以
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也見豕
負塗見其汚也載鬼一車以无為有也張詠欲
射之也說孤疑稍釋也匪寇婚媾知其匪寇而
賓親也往遇雨則吉疑盡釋而睽合也上九之
與六三先睽後合故其象占如此

